

灶具的变迁

□王希华

不久前,我回到了农村老家。到了吃午饭时间,母亲将早已准备好的羊肉片端了上来,随手又拿来一个电磁炉。看着电磁炉、吃着香喷喷的涮羊肉,我的思绪突然间回到了四十多年前。

“三间房子两铺炕,两个烟囱口朝上”是当时农村民居的真实写照,“供灶火”则是农村孩子成熟的象征,意指能够上山割柴禾,帮助父母分担家务了。那时候,烧水用柴禾、做饭用柴禾、取暖用柴禾,一天不割柴禾,家庭生活就有可能“瘫痪”。和我同龄的伙伴,大都在十岁左右就能够“供灶火”了。每天放学,或是周末,都能够看到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成帮结队,背着梯架、篓子出去打柴。

1978年,我刚满12岁。那一年,做完扁桃腺切除手术,治好了持续五年的哮喘,终于能够和伙伴们一样“供灶火”了。那时,由于村子大、山场广阔,加之近处山上的柴禾早已被“剃了光头”,我们割一次柴禾都要往返近10里山路。

每逢周末,我就和伙伴们推上单轮车,背上梯架,带上镰刀,到大公子峪三道水泉子以里割柴禾。到了山沟口,我们把单轮车寄存在大石头后面,背着梯架,再走上2里多山路,选

择一处“荆稍儿”或是“牛劲子”等落叶灌木茂密的部位,一人一片山场开镰割柴。然后,将割好的柴禾打成捆,从山上放到山脚,再捆成一个大捆(一背柴禾大约120余斤),用梯架背着,走山间羊肠小路。到山沟口,再用单轮车推回家里。一般情况下,割一次柴禾需要半天时间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加之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子,“供灶火”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。春天打玉米茬子、夏天割青叶、秋天搂树叶、冬天割大柴。一年四季,除了上学以外,白天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山上忙碌着。割柴禾的经历,一直延续到参加工作以后。

光阴荏苒。一晃儿,四十多年过去了,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,农村开始普及蜂窝煤,家家购置了节煤炉,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“取暖做饭烧柴禾”的惯例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,我给家里买了一个液化气罐。有时,来了客人,或是收麦收秋时节,母亲打开气罐,用不了多长时间,就可以做好一桌丰盛的宴席。村里的个体经营户增加了液化气罐装业务,随时可以添充液化气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我搬居县城,楼房安装了液化气管道,当初被视为富裕家庭象征的液化气罐也进入了被淘汰的行列。后来,液化气又置换成了天然气,既清洁、又无杂味。
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,我又陆续购买了电饭锅、微波炉、豆浆机、电磁炉、电蒸箱、电烤箱等家用电器。做饭时,使用哪种灶具,接上电源,轻轻按动开关,一切全部搞定,使用起来十分方便。

远在山区老家的父母,也在享受着新生活带来的幸福,购置的家用电器比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儿女毫不逊色。在翻建了八间新房,购置了冰箱、空调等家电后,灶具也在不断更新,电饭锅、豆浆机、电磁炉等应有尽有。做饭,基本上不用“烟熏火燎”了。如今,每次回老家,吃一次柴禾锅做的饭,都已经是一种享受了。父亲说:“早就没人上山割柴禾了,大公子峪里的荆稍儿、牛劲子都快把沟门堵严了。”

我站在院子里,看着眼前峰峦叠翠的大山,不尽发出由衷的感叹:家还是那个家,山还是那座山,可农村孩子割柴禾、供灶火的历史,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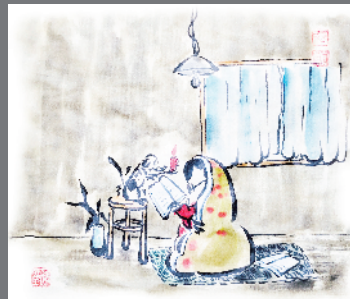
不挑食

大饼吃三顿
馒头半月粮
人家换花样
我爱粥汤菜



神助理

锻炼有多法
东挪再北移
忽来神助理
增重强身肌



听雨夜

雨新潜入夜
轻问日安闲
对语书中句
悠然念南山



学抛饼

手艺实心高
抛锅找不着
顶棚开蛋花
吃否待斟酌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本版邮箱:

zhoumolvyou@126.com

岁月 (外一首)

□尹小华

小时候
觉得家乡那条路特别漫长
走很久也到不了尽头
爷爷领我去赶集
每次都会催
快走,快走 要不散了集

长大后
觉得那条路并不长
树木不高 村庄也不大
宽敞的集市显得那么狭小
这也许就是
小时看马比大时看马大的道理

再后来
我撵撮爷爷去赶集
他走一会就要歇一歇
还抱怨——
这条路当年几步就走到了
如今怎么变得这么远
其实路没变 只是岁月留下过痕迹

昨天

在我的脑海里 爷爷的面容
和我记事时一样
如今他却活在了我的记忆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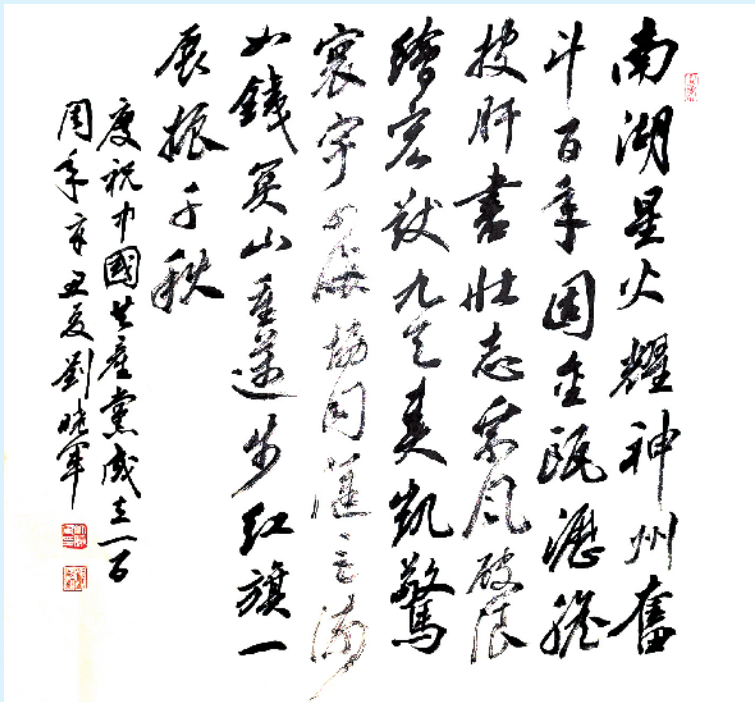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窗前 极目远望
便觉得曾丢失过什么
就想回去寻找
可那里已是一片记忆

一片落叶旋转而下
一个声音在心中炸响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

□刘晓军

南湖星火耀神州, 奋斗百年固金瓯。沥胆披肝书壮志, 乘风破浪绘宏猷。
九天奏凯惊寰宇, 四海协同汇巨流。如铁关山重迈步, 红旗一展振千秋。



(七律一首, 刘晓军书)

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——为庆祝建党百年创作

□张学刚

不计功劳党旗前, 忘己躬身同淬炼。
初心为民志不改, 心存广厦千万间。
牢甲利兵善其事, 记省得失追梦圆。
使然慨叹时如金, 命倚啸侣再扬帆。